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五十九期

大运河上劳作的浩歌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大运河是古代劳动人民开挖而成。大运河上曾涌动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大运河两岸飘荡着劳作者的浩歌。如今，大运河沧州段旧貌换新颜，如画的美景里，处处浸透着规划设计、一线建设者们的汗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24日上午，“文化八仙桌”，将以“大运河上劳作的浩歌”为题，围绕古代和当代建设者们的辛勤付出展开访谈。

本次访谈将邀请文史专家、规划者、一线建设者等展开。分两部分，由文史专家讲述开挖大运河、大运河水运水利工程建造等历史问题；当代规划者、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上历史遗迹的保护、修复、重建、新增景点的建设等故事。回顾古今劳动者在大运河开挖、使用和当今建设中的辛勤付出与智慧。

劳动人民是如何开挖大运河的？大运河通航之后，劳动者又是怎样在这条大河上咏唱劳动浩歌的？古河道、古遗址等是怎样建成的？当代劳动者又进行了哪些修复维护等工作？新建景点是怎么规划出来的，又是怎样落地建成的？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展开。

时间：24日上午9点
电话：18833783089

“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二)

陈秀春

关于刘完素的出生时间，史书无明确记载，学者专家多倾向于公元1110年或1120年。

刘完素著述较多，有些自序后写有作序时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序》：“余二十有五，志在《内经》，日夜不辍。殆至六旬，得遇天人，授饮美酒，若橡斗许，面赤若醉，一醒之后，目至心灵，大有开悟，衍其功，左右逢源，裁发百中”“今将余三十年间……治法方论，截成三卷、三十二论，目之曰《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时大定丙午（1186年）闰七月元日，河间刘完素守真述”。

如按照这篇自序推算，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刘完素25岁努力学习《内经》，60岁发生奇遇，又行医30年，也就是到了1186年近90岁时，才写出此书。依此结论，从1186年上推90年，他的出生日期就成了1096年。

其实这是错觉。

刘完素同时代名医、河北省易水人张元素（字洁古）曾为刘完素治病。《金史》载：河间刘完素病伤寒8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元素往候，元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视我直如此卑？”既为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显名。

刘完素“医名贯世”当在60岁以上，其时大部医著业已完成，故有小看张元素的资本。张元素当时已小有名声，故门人等才“请元素诊之”，他也敢诘问刘完素“何视我直如此卑？”这是在情理上推定张元素略小于刘完素的佐证。

张元素比刘完素究竟小多少？推断至多小10岁。如差得太少，刘完素必以同龄人视之，虽有傲气，不至于面壁不顾；若相差太大，张元素虽受冷遇，也不会反诘太过，当以晚辈身份尽心。有考证证明，张元素27岁落第才学医，学医20余年仍汲汲无名，刘完素的门人找他为师父看病时，张元素也应有一定名气了，否则不会请他，但名气应不太大。治好刘完素后于“自此显名”。所以此时张元素约五十出头。

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果是张元素的学生，生于1180年，卒于1251年，生卒年均明确见于记载。他自称“仆幼自受《难》《素》于易水张元素先生”。按古代“人生十年曰幼”“十五曰童”“二十曰弱冠”的称谓习惯，李果投师洁古，当在15岁以前，大致在1194年前后。太早则或年幼无知，太晚则已非幼年。李果“闻易水洁古老人张君元素以医名燕、赵间”，从而拜师学艺。以此推断这时张元素约六旬上下，生年约是1131年。

按照张元素生卒年龄，根据他比刘完素小10岁左右推算，刘完素的生年，当以1120年为近，到1186年完成《保命集》时恰好六十六七岁。

刘完素出生有正月十五和三月十五两个时间。河间刘守村出书说正月十五，每年的刘完素大庙会也是正月十五。肃宁师素镇刘完素庙会分别在正月十五和三月十五。保定刘完素庙会是三月十五。据康熙《保定府志》载：“祀金刘完素，……三月十五为真君诞辰，俗尚庙会演出酬神，信女善男争相祈禱，香火之胜缭绕云烟……”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让来自土地的诗回归土地

把《诗经》“种”在大地上

本报记者 祁凌霄

《诗经》许多篇章采于民间，许多内容是劳动者的歌咏。传诗、咏诗、歌诗，在河间一带，至今已延续2000余年。今年，酷爱《诗经》的研究者和农民，从《诗经》中选出数十种植物，撒播、浇灌、早晚呵护，10亩《诗经》植物陆续破土而出，一片片诗的芳华，摇曳在春风里。

走在乡间小路上
诗经园子初建成

4月19日上午，河间董杰和朱晓兵相邀，继续去干“农活”。这个活，他们陆陆续续干了快半年了。

董杰曾是教师、校长、河间市教育局副局长，如今是《诗经》研究者、传播者，而朱晓兵是农民。一个文化人、一个农民，身份基本不搭界，不过二人住对门，且都对《诗经》有一种执著的爱。是诗经这条线，把他们牵到一起，捆到一起。

董杰今年64岁，朱晓兵今年56岁，两个半大老头儿手拉手走在传诗、“种诗”的乡间小路上。

当天，他们去的是瀛州镇角楼村和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这两个地方，有他们的“诗经”植物园。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校长赵增城等人。看到以前种的《诗经》植物都已经破土而出，长势可喜，几个人又在两个“诗经植物园”种上了“车前子”“白蒿”“苕菜”等十几种植物。

这次疫情前，董杰、朱晓兵和另一位《诗经》研究者刘丽颖曾陪着记者到第一实验小学参观。在教学楼廊道里，孩子们饲养种植的小动物和植物随处可见。温暖的阳光下，这些小植物欢快地生长，舒展着绿油油的春意。这些，多是《诗经》里的植物，是董杰等人建“诗经植物园”的前期试验。那时，学校里的“诗经植物园”刚刚动工，工人们正在焊护栏、铺绿地。而参观当天，几个人在学校“诗经植物园”的“无纺布盆”里种下诗的心愿。

“无纺布盆”，是朱晓兵的策划。朱晓兵种地几十年，他自己说“在对植物适应能力方面，都略有研究”。相信这个种法肯定能行。

学校的“诗经植物园”是第一处，面积不太大，而离河间城南仅四五里路的角楼村，有一处更大的“诗经植物园”。角楼村的“诗经植物园”有10亩地，与朱晓兵老家隔河相望。这片地是朱晓兵承包的，他在400多亩承包地里精选出这片试验田，专种“诗经”。《诗经》里的植物，能在地里种的就种地里，能在学校种的，就种在“无纺布盆”里。今

年春天，这10亩地里陆续种下了80多种《诗经》植物，他们计划在“五一”之前将《诗经》里的154种植物全部种完。朱晓兵说：“2月初，最早种下的毛臭椿、酸模、拉拉苗、旱芹、柳树、苦菜等，都出苗了。”如今，这片最早出苗的《诗经》植物郁郁葱葱。

桃李春风歌且咏
江湖夜雨十年心

“竹苞松茂”“其命维新”，在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里，到处都是诗。校园里的公示板上，每个工作日，老师都会用粉笔写上几行《诗经》里的词语：“允文允武”“大雅扶轮”……传承《诗经》的心“夙夜在公”“日升月恒”。

传承《诗经》，让来自于大地的诗回归，把《诗经》种到大地，是董杰、朱晓兵等人种下颗颗小种子时的大心愿。

人们常说发愿容易还愿难。实现愿望，“道阻且长”。

董杰，为了传播《诗经》文化，曾放弃公务员身份而保留教职人员身份。自2010年5月至今，已经讲《诗经》11年。董杰讲《诗经》，不仅不要钱，还要搭钱，不要钱难得，搭钱更不容易。11年的精力和财力付出，用“难得”二字来概括，似乎显得轻飘了。

董杰说，他先后购买了300余套《诗经》，写了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他曾在河北省瑞林书院、沧州市图书馆、河间市二中等36个单位或机构义务讲授《诗经》1000余堂课，有20几万人现场听。36个地方，1000余堂课，300余套，累计20多万字，这些，数也够数半天，何况亲力亲为，义务讲授，还得讲出精彩。

去年，北京通州一家公司的工程涉及《诗经》里的植物，请来两所大学的教授讲，但有些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公司找到董杰，仅两个小时，所有问题就解决了。事后公司打算酬谢，而董杰去讲时，却根本没提也没想“报酬”二字。

朱晓兵，先种地，后当兵，再回老家隔河相望。其间给《沧州日报》等媒体写稿，当过数十年的通讯员。无论干什么，发轫于少年时期对文化的爱，都化作一行行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字。如今，朱晓兵虽然老矣，但照旧一



朱晓兵种“诗”



董杰种诗



写诗



学诗



边扛着锄头，一边拿着笔头，从种《诗经》植物这一意义上延续他对文化的酷爱。《诗经》里的植物并不全适于北方，种这些东西也挣不来钱，因此，他在选地、买种子、经管时，一度遭遇过来自经济、家庭和外部窘境。

退伍后，当业余通讯员养不了家，他就包地种地，回归农民的老本行。去年10月，董杰和他一拍即合，决心在他的承包地里开出10亩地种《诗经》。种《诗经》得买种子，用肥料，一次就投资近两万元钱，还得搭工夫去经管。今春玉米价正好时，几万公斤玉米因为经管“诗经植物

河北方言研究的继往开来之作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评价

张莉

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的《沧州献县方言研究》是“河北方言研究丛书”的首部，也是新时代河北省大规模系统性方言调查工作启动以来的第一个成果。

以献县话调查研究作为这个系统工程开端，并不是偶然的。献县话在汉语方言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清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献县话都曾得到过较为详细的记录，就汉语方言研究资料条件来说，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晚清传教士、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ier）曾经以多卷本《汉语入门》记录了清代中晚期的献县话。民国时期著名方志学家张鼎彝在其所著《献县志》中，以传统的音韵学方法记录了清末民国时期的献县话，且对其做了初步的方言分区。20世

纪90年代，著名方言学者陈淑静教授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为《献县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撰写了《方言》章，这是献县话首次得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被著录。

对于献县话，虽然不乏历史记录资料 and 现代调查材料，但二者之间缺乏一个具有当代学术意义的全面系统的献县方言研究成果，来作为沟通古今、探究献县方言演变的桥梁。傅林博士所著《沧州献县方言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以当代方言学的方法，对献县话的单字音系、连读音变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录，将献县话古今音加以对照，给出了分类词汇，描写了献县话的语法体

系，书中附有长篇语料如实记录献县话的实际言语面貌。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献县话韵母结构的描写。献县话的“车、哥、写、说、雪”等类字的韵母，初听上去和普通话差别不大，非母语者很难察觉其中的特征。傅林作为献县人，其母语者身份的优势在此体现了出来。按照书中描述，该类韵母在音长结构上和普通话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其实在戴遂良时代就已初露端倪，演变到当代则进一步成形。应该说，《沧州献县方言研究》对这一演变的观察与细致描写，对汉语史及历史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除了常规的精细描写之外，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一书在词汇记录方面有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这就是在《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所给出的词汇调查表基础上，又增加了“固定用语”调查内容。它包括感叹语和客气话、买卖吆喝与呼叫动物话语、詈语三大类。这些词汇，经常被视作边缘成分，一般方言学著作很少记录它们。而实际上，这些词汇正是最具有方言特征和文化色彩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勾起本地人乡愁的部分。这类词汇的调查与记录，可为今后方言志写作的借鉴。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采用了随纸版书相关内容即夹附音频版式，这在方言研究著作出版形式上当属首创。其歌谣、故事、风俗文化等部分，采录了发音人

业，传播《诗经》是半路出家，对于新事物，“攻玉以石”“道阻且长”，然而他们志同道合、惟精惟一，不愧《诗经》传播者的美誉。当他们看到新出的幼苗，看到在《诗经》里浸润成长的孩子，桃李春风里，该有一杯美酒助他们咏唱。

数典祭祖志不忘
大愿成真当有期

曾有人发问，没有河间，我们还能读到《诗经》吗？当然不能。不能，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章。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沧州西部的古河间国是《诗经》的再造和传承地。如南皮“尹吉甫采诗”说成立，那么沧州区域对《诗》三百的形成可谓功莫大焉；如以《汉书》北方人好“诗”的传承记述而论，那么汉武帝命名《诗》三百为《诗经》的前后，可见以沧州区域为中心传播的范围之广。鲁、韩、齐三家诗失传之后，在河间一带形成的“毛诗”一脉传承，流传至今。

在沧州区域，各地都有人研究《诗经》，“诗经文化”研究成为沧州文化中的一门显学。而若论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家喻户晓，那么则非河间区域莫属。

河间有毛公墓，那里长眠着“毛诗”之祖。每年清明，河间都有文化人去毛公墓祭祀，还有来自全国的毛氏家族后人。从2013清明开始，董杰也加入祭祀行列，每年必去。有时，董杰会带着自己的诗词、祭文，在毛公墓前焚、颂，抒发敬仰之情，有时参加集体祭祀活动。与祭人员一人一首，背诵《诗经》诗篇，感情真挚久长。这，已成为沧州文化现象之一。

数典祭祖志不忘，不忘在践行。董杰说，植物在《诗经》里，或“比”或“兴”，鲜明生动，烘托氛围，揭示主题。这些植物就在人们身边，而大家知之甚少。了解这些植物，一则能深入自然和生活，一则增加“乡愁”，也提高了审美和写作水平。这些植物集中在“诗经植物园”，学生亲自栽种，学习实践相得益彰，意义深远。

董杰和朱晓兵种下了愿望。而今愿望已破土成绿，不远的将来，收获当可期。

的音频，把它以二维码的方式附于文本一侧，这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查阅和听辨。它让读者于增长学识之外，能形象感知献县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面貌；它予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让传统语言学著作有了不一样的风貌。这种做法其优良显而易见，希望能在今后的方言学著作中得到推广。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作者傅林是土生土长的沧州献县人，他硕士、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既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又具有运用相关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他是一位严谨勤奋的青年学者，他的又一本献县方言研究的深耕之作——《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已于2021年12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献县话这一曾经在清末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方言在当代学术视野里的回归，它为汉语方言研究和以戴遂良论著为对象的民俗文化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我们期待傅林博士的系列研究带动河北省方言调查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